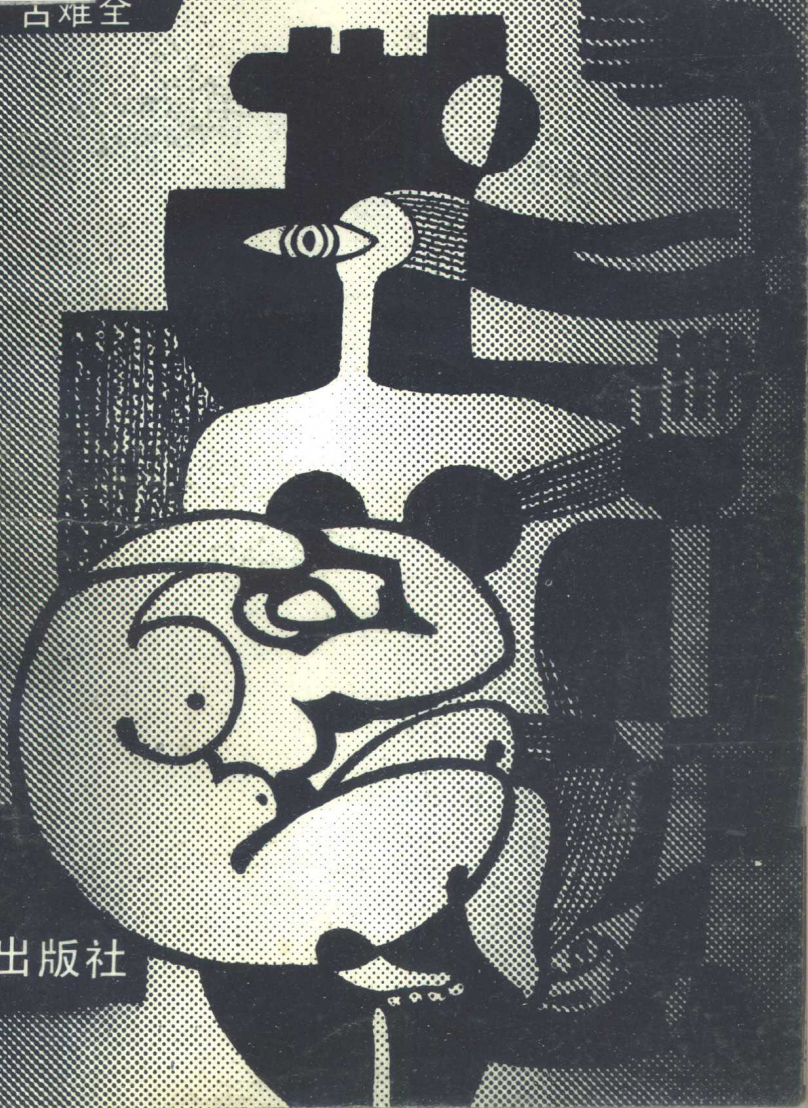


扭曲与挣扎

占难全



花城出版社

扭曲与挣扎

古难全



花城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田 瑛

封面设计：冯大海

扭曲与挣扎

古 难 全

•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）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6.75印张 1 插页 134,000字

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 23,100册

ISBN 7-5360-0312-9/I·294

平装定价：2.30元

谨以此篇献给一位
女性，她铺垫了我通往事
业的道路。

——作者

毕立在省直机关大院门前徘徊了许久。门房的老头疑惑地看来看去，几次想问他欲言又止。

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是激动还是惧怕，跨进去便是进入他说的第四人生阶段了。这是怎么样的一步呵！他把童年少年作为第一人生阶段；学生时代，从小学到中学，那是第二人生阶段；走向社会，像一头瞪着血红眼睛的公牛，横冲直闯，头破血流，这便是他第三人生阶段；第四人生阶段，只要跨进这大门第一步，只要踏进一脚，便可展示给他了。

他迟迟没有跨入。他带着从未有过的神圣感，离开家乡离开父母的。上公共汽车时，他对故乡默念道：故乡，您是我的根，我是只风筝，你是放风筝的，不管是我载誉而归，还是头破血流，只求您一样待我；我不管上天还是入地，我对您决不会两样的。

从学校走向社会，孤独和浪迹，挫折与失败，奋斗，痛苦，失望，拚搏，循环往复出现，他终于走向他自己希望的第一步。

人生难得有几个第一，作为希望的第一步就更少了。作为回乡知青，在土背晃中踩了255天后被父亲领着进了一个

社办小厂。厂长是个白胡子白头发又严厉得叫他害怕的老头。这老头望着他慈爱地一笑，脸变成了个桃核。老头当着他的父亲拧着他的耳朵亲热地骂了一句叫他不能接受的话：“到老子这里来，要干好！干不好老子就要日你妈的！”说完，便和父亲面对面地哈哈一笑。老头的亲热，是父亲和他的情分。

毕立当时难受得要掉泪，脸红得像鸡冠，尴尬地拉下脸努力让脸上的肉活动一下，但一点也没法做到。他垂下了头。那时他只有17岁，脸上长满了黄茸茸的绒毛，像个嫩冬瓜。

“叫伯伯！”父亲严厉又不失慈祥地说。

毕立用几乎连他自己都听不到的声音叫了一声。老头一个哈哈打过了山：“这么个老实的小崽子交给我，你他妈的要我干什么？”这一句话差点把毕立激怒了，他倔强地抬起头，盯着老头，走着瞧。老头一惊，噎住了，没有笑出声。是的，从那天起，毕立便和老头干上了。这便是当时的毕立，老头一点也没有想到他需要用全部的精力去对付这个小东西。

毕立一头担着一大摞书，一头挑着行李，毫不胆怯地走进小厂。老头命令他把这些闲书给毁了，荒年饿不死手艺人，这是他对他的关心。“你管他妈的‘红与黑’，要‘漂亮’干吗？‘当代英雄’也不是你能当的！学技术，听老子的话没错。从今天起，把这乌七八糟的玩意给锁起来。娘的，你那杂种老头把你吹得神乎其神，你怎么没进大学啦，被我这个

大老粗管住了呀！”老头翘着二郎腿，那拖着的鞋子在脚上摇晃着，摸着白胡子教训毕立。毕立鼓着嘴，静听默思。老头沉默一会，刷地一下站起来，毕立被这举动吓了一跳。老头开心笑了：这叫煞煞你的野气。

“听着，学好技术，当心你的耳朵！”毕立的耳朵发红发烧了好半天。

“到机修车间去！钳工组！”老头恶狠狠地说。

钳工组有八个人。整天不是锉就是锯，不是用锤就是用尺。经过半年的基础训练，毕立便可单独作业了，耳边就有人叫“毕师傅”了。这半年，他像只老鼠，老头是猫，耳朵被拧了好几次。

半年，毕立只去过一次办公室，被老头叫去的。“妈的，听着，你要单独干了！干不好！当心我日你妈！懂吗？”老头咬牙切齿地说。

毕立静站一会以后，退了出来。

好啦，老头儿，叫你好受的了。论技术，毕立在你的势力范围已是手屈一指的了。这装修几台小型机械简直不费吹灰之力。厂子里太死气沉沉，让人怎能活下去？多亏来了个毕立，他变化多端地给大家讲故事，在紧张亢奋中打发一些光阴；他可以深更半夜摸进民宅抓只鹅来摸只鸡来。你老头子会拧耳朵骂娘，总会有办法堵住你的嘴的。你不是喜欢在你的王国里转悠吗？几个小青年一推一拉嬉皮笑脸不就让你来了么？叫你吃了东西目瞪口呆后悔不迭，只有跺脚的份儿。

老头，你不是很能拧耳朵吗，几乎要把人的耳朵拧成兔

子耳朵会转动了，你不要以为坐在你的位置上那么稳当自在，老头啊老头，你太过于自信了，老皇历最好不要翻得太勤了，改变毕立的工种，重头学起，他可能会老实些的，叫他上破车床，你的算盘打错了，他早就把你那老掉牙的几台破玩意摆弄得跟他的手指一样熟悉了。

毕立已经适应了社会，他想发挥一下自己的长处了。他走进办公室，坐在老头的对面，甜甜地叫了一声伯伯。要想得到应得到的东西，适当地运用一下手段也是必要的。老头一惊，喜上眉梢。

“您给我个团支书当当吧！反正这位置是空的，不如我干！”

“滚你妈的蛋！”老头骂了一句，走了。

下午，老头便宣布毕立为团支书。好，老头子，你要进我给你准备的圈子，那我也就用不着客套了。这团支书本来有名无实，毕立却以为自己是个高明的团支书。

晚上，毕立冲着他的一帮伙计说：“现在，你们必须这样做，这几天晚上，一个人给我弄一套军装，包括帽徽领章，削一根电筒粗的柳棒，用青布裹好像个电棍，懂吗？还有一副墨镜！”小伙子们希特勒般地举起了手。

第二天，毕立的身后出现了一位穿制服的朋友，叫严辉，县公安局的，手枪也带来了。

他们开始了“君子宴”，大家都冲着严辉说：“不干不净，吃了没病！”严辉也有和毕立同样的经历，自然也想体味一下过去日子的滋味，他说：“我总觉得不比国宴差。”

严辉胖墩墩的，好像不具备严肃的表情，这对他有点儿失身份。毕立看着他，装着很羡慕的样子说：“真帅，老兄，盖了。”

严辉说：“嘻嘻，不帅，不帅！”他掩饰不住内心的得意。

毕立说：“让我也尝尝鲜怎么样？”对毕立的羡慕，严辉几乎陶醉了，他边脱衣裤边说：“好！好！”当毕立穿在身上的时候，严辉左看右看，赞叹不停：“这个，没错，你老兄干这行就好了，真错选了工种！”

大宴开始，大家齐叫喝个痛快。毕立把眼波递给同伴们，大家会意，由头就在嘴边，一扯一大把。

严辉大醉。他们把他放在肮脏的床上，便离开厂房，向西北方向走去。

目的地离厂约三里地，一块突起的高地上有一个村子，那村子几乎让树盖得喘不过气来，四面是条脏得不能再脏的水沟，这倒是天然自由的场所。乡下人只有是从丁当声中寻找财路。这村子近几年来名声越来越响，高手荟萃，护守也极为严密，生意极为兴隆，望风每夜至少都有20元。

天出奇的黑，大家都默不作声，也许是太紧张太兴奋，挤挤拥拥摔倒了幾次才来到村子的北边。趟污过去，瞅着空破门而入。

几个弹跳而入的人把整个闹哄哄的屋子惊得寂静之极。毕立跳上桌，踏住两只手。

“谁也不准动！”毕立用乌黑的枪口扫来扫去。

谁也不敢动，他们被墨镜包围了。

余下的事，就是点数，签字证明，上缴国库名正言顺。这个规矩，是容不得人半点怀疑的。“滚蛋吧！你们这些不知死活的家伙，我算饶了你们，下次再碰见，小心点！”毕立在“点”字前停顿了一下，差点把“日你妈”也给带出来了。

当他们大摇大摆从村头出去的时候，他们体会到了侦探们收获的快感。一上公路，都忍不住大叫“快活！”

“哈，妈的，快活！”

“哈，让我去公安局，死也划得来！”

“这么一随便，1500元到手了！”

以后的事将怎么办呢？

当村里人得知是毕立这小子干的以后，愤怒是无法抑制的。这事过了半个月，毕立有意思让同伴去透露的。他的伙伴们大吃一惊：“你疯了，这不是叫引火烧身吗？”

毕立说：“纸总是包不住火的。我又不是私生子，永远躲着。他们总是要泄恨的，只能这么干！”

当村民们倾巢出动，手执扁担树棍涌向工厂时，毕立早就逃之夭夭了。这件事村民无法告官，也只能恨恨地说：“逃过初一，跑不过十五！”

毕立在公安局里的表演真够精彩的。

“我叫毕立，今年18岁，还没长胡子。我完全是为了厂里好。这是我们办‘青年之家’的全部发票。反正我错了，反正抓赌不该隐瞒上级，反正钱都买了东西，反正我过腻了，反正村里人正在找我出气，你们怎么办就怎么办吧！”

这件事让人棘手，不好办。这家伙让人哭笑不得，不得

不承认他太精明。

那么，45天吧！一个疗程。

这一段时间，着实让毕立兴奋，也真够刺激的。然而生活一趋向平静，他又觉得没味透了。

“我是来告辞的，伯伯！”

“什么，不干！你他妈的发神经是不是！”

“不干了！”

“那，总有个道道吧！”

“不干了！”

“我日你妈日你妈，气死我了！”

“不干了！”

“不行！”

毕立鞠了一躬，返身而去。老头抓住他的袖管，脸色发白。他感觉到离不开他了，可他是不干了。

毕立摔手挣脱出来：“不干了！”

老头大叫起来，他让人截住毕立的行李。这一点也没用，毕立早就拿走了，包括他抓赌后买的部分书。他声称那是老头给他的奖金。

长长的一年，毕立过着啃馒头一般的生活。盛夏，他把一双腿放进装满水的大桶里，头上裹着衣服，去读去写去思考。他几乎渴望着这种封闭式的生活。尽管他基础太差，满脑子的奇思怪想，但他认为自己这种茫然是暂时的。他像个握着斧子进入荆棘的人，只知道埋头乱砍。他渴望前进。当

他看到墙角里满是肥硕的蚊子，只只蚊子装满了他的鲜血，他泪流满面，为自己的精神感动了，好像要干一番大事业必须这样，别无他法。这在他看来是一种悲壮的美。他把灯放进蚊帐里，有一次差点把一家人赖以生存的窝给毁了。父亲母亲默不作声地互相对望又看看他们的儿，不知道该支持还是该阻止。可怜天下父母心。

寒冬，毕立的那双腿好像不存在了。通宵地熬夜眼睛熬红了熬烂了，喉咙里永远是干燥的。一天，母亲割了一斤猪肉炼油，准备炒菜用。他舔了一口，觉得凉丝丝的，又连着舔了几口，那碗猪油不知不觉地舔完了。他后悔死了，不知道该怎么补救。母亲当着他的面流了好多泪，他只有像个罪犯一样站着。

这是怎么样的一年哪，天知道！

他手里捏着八分钱去发信，路上漏掉一分无法投递，只好回来。他投出去的稿又石沉大海。他不允许自己歇气也不允许自己失望，他不能罢休也不会罢休也不敢罢休。当他从厂里回来的时候，哥们儿一个劲地劝阻，他只是冷冷地看了他们一眼，说：“和你们在一块？”他那不屑一顾的态度倒是像上帝一样伟大的。

起初，父亲劝他说：“去复读吧！”

他说：“不！”

父亲又劝他说：“我已经把学校都联系好了，县重点中学！”

他说：“不！”

他回到家里的时候，父亲不知是用一种什么样的笑来对他说：“回来啦？”

“回来啦！”他说。

有一天，母亲摸进他的房里静看了他许久，慢慢地说道：“我和你说个话儿吧，我想知道你心里想些什么。”

他回过头来，看了一眼母亲：“你能懂吗？你能听懂吗？”

母亲退了出去，叹了口气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大了，大了！儿大由不得娘了！”

很小的时候，母亲把毕立抱在怀里，一边摸着他那脸蛋儿，一边两眼望着天，喃喃自语：“哦，生你的那天，是中午，好大好大的太阳哟！我好倦，睡着了，模模糊糊地做了一个梦。我在一片梨花树里奔跑，像有什么追似的，我不知怎地就扑倒了，爬不起来了。天上飞来了一个蛟秧子！”

“妈妈，妈妈！蛟秧子是什么哪？”

“这问不得的！”

“妈妈，蛟秧子是什么哪？”

“小孩不能知道的！”

“是什么嘛？”

“是长成龙的东西！”

“龙又是什么呢？”

“是有出息的东西！”

毕立记得好清楚，妈妈打了他一巴掌，打屁股，是扒开裤子打的。

“生你的时候好旺的时辰哟！六月二十六日午时。三岁

的时候，你得了一场大病，吓死人！哎，你爸爸是公家人，轻易不管家务，只晓得快活。我吓得直哭。西头菩萨婆婆来了，说是偷生娘娘拿走了你的一个魂儿，人有三个魂，要想办法索回来。堂屋里、房里都困满了男人，挡煞哪！我的孩子，要素回一个魂哪！我的孩子，你的婆婆一直跟我合不来，这次也尽心尽意了。我把一口大肥猪卖了250块钱，都医到你身上去了，我的孩子！烧纸钱烧纸人纸马烧了几大箩筐呀！我的孩子！我三天三夜没有睡，连眼皮都没有动一下，我的孩子！你脸上红红的，一直昏迷不醒，我的孩子！这样挡煞索魂下马守夜三天，你才哭了一声，我的孩子！哭了一声，哭了一声哪！我才晓得你的魂回来了，附在你身上了。要记得的哩，你的命亏那一个的呀！”

母亲望着儿子，她不认为是迷信，她坚信这伤儿是有出息的。

毕立被母亲挽着拖到村中小学校里去，老师是本村的，又矮又胖，长着直直的胡子和翘嘴巴。母亲一转身，毕立哇地一声大哭起来。

他成了一个规矩的学生，优秀学生。三年级的时候，他成了少先队队长，手里捏着红缨枪，背着小背包，开始了拉练。他带着自己的小队伍，在所到之处的墙壁上虔诚地写着他学来的第一句话：“毛主席万岁！”又写着第二句话：“共产党万岁！”第三句话：“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！”~~第四句话：“~~红旗万岁！”老师说：“这些话学好了，什么都~~是真理，~~是真理，写这几句话简直成了个小书法家。~~就是真理，~~

出息的。

少先队的活动总离不开忆苦思甜，再就是揪斗村西头菩萨婆婆。每次都是毕立一马当先。

西头菩萨婆婆咬牙切齿地骂他：“你是毛主席养的儿！”

毕立多么高兴哟！他指着他的小队伍说：“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儿！”

那个时候，毕立红得发紫了。他被县、社、队三级树为活学活用的典型。他首先学会了跳忠字舞，每天不仅要教同学们跳，而且还要集合全村社员跳。

谁也不知道，毕立那小脑袋里又盛了些什么。他悄悄地躲了起来，一度几乎让人遗忘了。上初中时，他死活要去姑姑那个学校去读书。

他那个教初中的姑姑，人们都说她古板得很。她硬不嫁人。这所中学是县12中，贫协队进驻学校时，也就下放归大队管了。教学器材被人抢光了，老师们战战兢兢地围着学生们转。姑姑悄悄地教他，她总相信知识还是有用的。然而宁静的夜被打破了，那个长脸麻子革委会主任总是叫姑姑去，姑姑回来总是暗暗地垂泪。不多久，姑姑总是一个人在河堤上呆立。毕立坐不住了。

“姑姑，你太没志气，是他逼你的啦！”

姑姑不语。

“过两天他不会逼你的！”

姑姑一惊，把毕立揽在怀里，抱着他哭了起来：“你长大了就知道了！”

这所学校原来是一个庙台，是圣庙，被长毛们给拆了的。后来，就成了学校。这地方有鬼。人人都这么说。

傍晚的时候，毕立把姑姑床下的一个防原子弹面具拿了出来。那两个眼镜片像手电筒一样，在月光下闪闪亮；鼻子长长地拖到地下，扣在脸上，总觉得它像个什么。

麻脸主任每晚必经此路。他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。这晚，他照例趁夜回家。月色朦胧，淡淡的雾已经散开了。他哼着小调，这晚好像特别快活。他突然站住了，一惊一乍，瞪大眼睛。前面不远处有个东西一长一缩，他觉得那东西长起来没完，几乎有一丈余长，缩起来就什么也没有了。他意识到了平生从未见过的东西。小的时候，他也同样得到母亲教他防鬼的办法，首先是撒尿。这回可不起作用了。他便拚命地咬着指头，摔血赶鬼，仍不起作用。他黔驴技穷，只好和鬼拚了。他往前冲去！天，那鬼也冲了过来，还叫唤着。

主任腿发软，返过身来想往回逃，但他大汗淋漓，气喘不出，狂呼无声。

他倒下去了。当他的女人打着灯找到他的时候，还没有醒。几个小伙子用凉床把他送进医院去。太阳出来的时候，他还没有醒来。

他醒来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说：“鬼！”以后，他不管遇到人是鬼，返身就逃，大叫着：“鬼！鬼！”他永远疯了。

毕立把自己反锁在书房里，做着成为“中国骑士”的美

梦。起初，他被自己的思考搅得很茫然，烦躁不安；后来，他才恍然大悟。那封闭的一年里，他充当了所谓“秀才不出屋，能知天下事”的角色。他关注着世界的一切变化。他不明白，人们突然对一切“谜”、“怪”为什么产生了那么大的兴趣。起先是“金字塔之谜”、“百慕大之谜”、“尼斯湖怪”；以后，又是“外星人”、“飞碟”、“外星人入侵”；再后来，就是“野人”、“雪人”，等等。“谜”、“怪”充塞了世界的一切，连空气也被浸染了。这一切占去了人们的一切日常生活，大家纷纷议论着，大报小报为此开辟了专门的版面。于是，冒险家出现了，探险成了最为时髦的话题。后来，这些谜进入了历史，进入了时代，来到了每一个人的身边。它们似乎毫无顾虑地取缔了人们对社会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关心。这是出于一种什么心理支配呢，毕立还无法得知。再往后，他更惊奇地发现，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，风起云涌般地兴起求神拜佛。据说神仙们纷纷降临人间，拯救水深火热之中的黎民们。人们纷纷跪倒在神佛的脚下，真可谓盛况空前。

毕立的母亲有一天很高兴地来到他的房间，向他唠叨了很多很多，那是动员他和她一同去200多里外的一个地方求仙药。“蛮灵的，蛮灵的，求什么有什么。”母亲说。

毕立望着母亲笑笑。母亲见状，高兴极了。他脸上难得的笑容告诉她，儿子动心了。她几乎贴近儿子说：“这几多好呀，这几多好呀，你求什么有什么。听说张高脚村的王家儿子连考几次大学考不上，一去求就中了！啧啧！”

“是吧！”毕立哈哈大笑起来。